

导 言

女性学是一门年轻的现代学科，发轫于 20 世纪中期以后，倘从 70 年代女性学进入大学讲堂算起，大概仅有 30 年的时间。在中国，女性学研究是 80 年代才起步的，至今不到 20 年。这期间，在中外妇女理论研究的碰撞与融会中，女性学知识系统与理论体系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以说，女性学在基本理论与应用方面的每一个新探讨、新推进，都是在时代条件促动下，在女性解放与发展的实践中，于不断的学术争鸣中取得的。同时，围绕着女性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解释，学术界也一直是见仁见智。应该承认，女性学的基本概念、深刻内涵、应用前景及其新形态的展示，还远未被发掘出来，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还摆在我们面前。然而，作为女性学硕士方向的专业基础课，女性学基本理论教材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我们经过反复研讨、论证与切磋，结合各自的学术专长，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合作编写了这部阐述女性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最基本的知识系统与理论体系的教材。

一、本书的思路与特点

既然是女性学概论，就要理清女性学基本理论自身相对的自足性、独立性与有机性。这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大立足点。经再三推敲，我们把女性学概论体系定位在四个方面，即“女性是什么”、“女性什么样”、“女性怎样存在”、“女性如何发展”这就构成了全

书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内容。

女性学与一般的女性研究的区别在于，它具有系统的、逻辑的、完整的阐述其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形成这样的学科或者说这样的体系，它首先应该回答的是女性学的界定及其研究对象、范畴与方法。这就是第一章的基本内容，也是这个学科建设的前提与基础。

女性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生发这门学科的胚胎或内核在哪儿，这是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它的逻辑起点是“人”，是“自觉地实践活动着的女人”。因此，便有了第二章与第三章。我们从阐述人类的性别与性别差异入手，分析女性的属性、功能与价值，以展示完整的女性的图景。当然，我们所说的“完整”，也是相对的，是现代科学所能提供的，它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女性的各种属性与特质、特征等。

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男女两性在生理上是有差异的：染色体、性激素、下丘脑的不同，脑两半球专化程度的不一致，心理机能的某些差别等等。但是，男女两性在智力上是均衡的，其群体差异并没有个体差异大。而导致两性社会功能与价值的差异并非是生理的，而是社会的，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动用各种手段建立的。这种被建构的过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一生中不断被强化。同时，也必须承认，自然差异是社会差异滋生的土壤，社会是在这个先天平台上运作并编织出新的图景的。可以说，自然差异只构成了社会差异的发生学前提。但是，承认差异，仅仅是一种事实描述和判断，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依据，更不应该成为结构设计的原因。

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是女性本质与特征的外在显示，也是女性学由逻辑起点向外推演而铺展出的必然景致。探讨女性生存发展的普遍规律便构成了本书第四章的内容。既然人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要揭示女性的生存状况及发展变迁，就必然要探讨其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女性与社会经济之关系，女性与政治法律之关系，女性与时代文化——大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们考虑，婚姻家庭制度、伦理道德习俗是时代文化诸因素中对女性影响更为直

接、关系更为密切的链条，因此，特分出小节专门论及。这些探讨足以展示女性与各种层面的关系，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女性就是在此种特定的环境中存在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们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对女性加以关注和研究，形成这样或那样的观念、主张和思想，即是说，人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形成对女性或零散或系统的认识，我们称之为女性观。阐释女性观的历时态特色，多元共生生态势，研究女性观与女性发展的互动机理，是第五章的任务。

女性在生存与发展中面临诸多问题，最大最重要的是女性社会解放及其与男性平等和谐发展的课题。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作为过程存在的。女性为了争取自身的权益，在各个历史时期均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抗争。近现代以来，女性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妇女运动（这里把妇女运动特定为一个专用名词）。揭示妇女运动与女性、女性问题的内在必然联系，探寻其发展动因与轨迹，展望其未来形态，便构成了本书第六章的内容。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在特殊性中存在。中国社会的特定形态——无论是长达数千年“家国同构”、“政教合一”的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发育不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华夏大地的特有氛围造就了中国女性特殊的生存境况和发展脉络。剖析这个特殊群体与其所处社会的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性，是对人类女性生存发展普遍规律的丰富展示和有机深化。于是，便有了第七章：中国社会与中国女性。

第八章是对女性与未来的探讨。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决定了女性的进步与发展。然而，历史的昨天与今天，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并没有使女性与男性同步等量受益，因此，在新的千年，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使人类的两性逐步达到平等和谐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是女性面对的课题，更是全社会必须回答的问题。

本书从学科的逻辑起点出发，把握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一环扣一环，层层展开，形成了阐发女性本质、特征、存

在状态与发展规律的有机的、逻辑承递的、有衔接顺序的整体。

本书的作者，来自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他们在把握女性学基本理论体系严整的同时，融入了各自学科女性研究的成果，汇进了自然、社会、人文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提高了本书的学术性与开放性。

二、对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女性学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要求用科学的方法对待它。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仅就几个问题稍加说明。

一是确立女性学的研究视角。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女性学从现实的具体的女性出发，但它论及的却是一般的女性或女性的一般，而不是某一个女性或某一群女性。由于女性分布在社会各个层面，不存在一致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因此女性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女性由于共同的生理特征，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在社会演进中又面临共同的问题，是具有特殊需求的特殊利益群体。我们认为，女性学不仅是从女性的角度对女性的再认识，更是从人的角度对人的重新诠释。它是从对女性生存格局的历时态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中来描述“完整的女性图景”，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图景”。它确立的是一种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交融汇聚的人文视角。它试图通过补写女性文化，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乃至重建人文学科。这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也是一种新鲜的研究方法。必须看到，女性的解放与发展与男性的解放与发展是同一场革命，传统的社会性别结构与传统的社会文化既压迫了女性，也伤害着男性，痛苦的女性和不幸的男性是同一根性别文化链条捆绑的奴隶。因此，女性的解放即是人的解放。

二是明确女性学的逻辑结构。

在研究和论证女性问题时，逻辑结构一般可以分成三个层面：从“人”切入，以“男人”作参照，对“女人”聚焦。我们认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的存在与发展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形态。因此，女性学首先要思考与论证的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构成和

完整历程。而人是由具体的男人和女人构成的，男女两性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因此，女性学始终要把男性的存在状态作为思考与论证女性问题的参照物。但是，承认女性存在是人的存在，并受到男性存在的制约，并不意味着否定女性存在的特殊性，而是要在考察女性与男性存在与发展的同一性时，着力探寻女性存在与发展的特殊性，发现并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发展规律——这是女性学研究的核心与宗旨。因此，女性始终是女性学关注的聚焦点。

女性学从“人”入手，注重性别分析与论证，但它并不等同于性别学或性别理论。不可否认，性别研究为女性学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示出诸多新思路，但性别研究不能取代女性学。其道理并不复杂：女性学是对女性的阐释，性别研究是对性别的论述，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越俎代庖。女性学研究需要引进性别理论的某些观念与方法，引进的目的在于突出女性学的特殊性。这是学科性质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别研究是从女性研究中生成的。由于女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为性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广阔的空间。

三是把握“自律性”与“他律性”的辩证统一。

女性学基本理论既要注重对女性本体内在要素的探讨，从生理、心理到意识、情感，再到存在、发展；同时，又要把这些因素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种族、地域、男性等因素结合起来论证，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女性存在的实际，才可能较全面准确地认识与把握研究对象。女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对女性本体的具体化研究，而是对女性本体的综合性研究；它并不侧重于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是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作哲学的抽象与探索。因此，必须把女性放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去认识与揭示，考察与诠释。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女性生存进步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受到人类社会演变规律的制约，这两个规律在本质上又是对立统一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

四是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态度。

女性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的科学。说它是历史的科学，是因

为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的概念、范畴、体系同它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只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任何企图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寻求终极的真理，都是一种臆想，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女性学是女性生存与发展实践的概括与总结，它总是要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因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所以任何时代的女性学，不管它多么具有预见性，从根本上说都只能是它所在的那个时代女性存在与发展面貌的反映。这就决定了任何时代的女性学所达到的客观真理性与知识的全面性都是相对的，它只能随着社会和女性的发展逐步丰富和完善。这当中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入、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女性学所包容的内容和领域，不仅是当今女性实践的概括与总结，同时也是几千年以来对女性认识积累的成果。因此，在研究问题时，一定要实事求是地从女性实际出发，切不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女性学基本理论的要义，不是将所谓规律从外部注入女性研究，而是从女性存在现象本身找出这些规律并在女性生活中加以阐发。同时，也要注意女性问题的变动不居性，不要把动态的东西描绘成静态的东西，把相对的东西解释成绝对的东西，把局部的东西证明成全体的东西。

任何理论都是要前进的。理论的生命力取决于它对现实问题的说明能力。女性学应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当代女性问题。只有从现实出发，不断研究女性面临的新问题，女性学才能发展，才能不断进入新境界。如果缺乏问题意识，把女性学基本理论变成一堆“死知识”或“新概念”，是有悖于女性学的功用的。

五是注重女性学的本土性。

正如一切知识与理论都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一样，女性学作为人们对于女性的系统认识，也是在女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该书中对女性学的认识，除了学习借鉴前辈与当代国内外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中国女性生存与发展实践的总结。因此，我们的女性学应该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学。同时，女性学是在多学科女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借鉴

各个既有学科女性研究的成果，借鉴自然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女性学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女性学研究在中国还刚刚起步，仍处于初级阶段。然而，女性学的进步是迅速而复杂的。任何一个研究女性学的人，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学生，都是一个“在路上者”，都可能带有自己的盲点和偏颇，我们也不例外。我们愿意在教学科研实践中，不断修正提高。同时，本书是众人合力之作，各章叙述的角度与风格有些差异，虽然努力协调整合，仍可能留下不少遗憾。

本书在写作与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原主任郑必俊教授和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现任主任何芳川教授的支持，并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此深表谢意。

第一章 女性学的概念与体系

女性学是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国内外学术界对该学科的建构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本章仅就女性学的界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联系等问题做一概述。

第一节 女性学的界定

1. 1 概念与定义

女性学，顾名思义，是有关女性的理论和知识系统。与一般女性研究的区别在于，它具有相对系统、完整、逻辑地阐释其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特点。形成这样的体系，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女性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关的研究范围，这是学科建设的必要条件。

什么是女性学呢？简而言之，它是一门关于作为整体的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女性学不同于一般的所谓“女性的科学”。女性的科学往往泛指关于女性的各种学科。如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诸如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都有以研究女性特征为出发点的分支，相继产生了妇产学、女性生理学、女性心理学、妇女史学、女性文学、女性教育学等，这些均可被笼统地称为“女性的科学”。女性学当然也属于一种女性的科学，但它不是在既有学科范围内，对女性某一方面行为和特征做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而是从作为人的一半——自觉地实践活动着的女人——去认识女性的；它不是单纯地从某一特定角度去探讨女性特质和行为特征，而是从宏观综合角度认识女性特质，并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

进程中去发现和揭示女性行为的一般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关于女性的分门别类研究成果的综合性理论升华,是对女性本体认识更集中、更系统、更具高度的理论概括,是关于一系列女性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因此,它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各种女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女性学也不同于“女性人类学”。虽然女性学和女性人类学均把女性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但女性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更侧重于对女性作实证性考察,其重点研究的是作为人类一半的女性的起源与进化、女性人种的形成及女性人体结构的正常变异,它试图根据女性的生物特性和文化特征来研究女性,特别强调女性人种的差异性、种族和文化问题。

从学术界研究现状看,女性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与人学的某些部分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人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女性学则是关于整体的人类女性及其本质的科学,二者揭示的内容及其规律有些只是对象和范围的内涵与外延的差别。诚然,由于对象与范围的差异,不可避免带来各自学说体系有明显的区别。

女性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还比较年轻。它是一门 20 世纪才兴起的学科,具有跨学科的交叉性质,需要借助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要吸收和利用其他学科中关于女性研究的成果。但是,它绝不是将各学科中以女性为出发点的研究成果集合而成的学科“聚汇”或“联合”,而是在各学科女性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缜密思考,把分解在各个学科意义上的女性——政治学、经济学、生理学、心理学、历史学、法学、人口学、文艺学中的女性等等——整合成完整的女性来解析;把具体的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女性研究抽象地提升为稀薄的理论思考,从而形成专门以女性整体特质及其变化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体系。

1. 2 作为独立学科的依据

女性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不仅因为它具有特殊的研究客体——女性,更因其通过分析、归纳、推理等方法,可以寻求到有秩序的、合乎逻辑又合乎实际的理论框架系统。这一系统,对

各种女性问题，都有阐释和解说能力。独特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理论体系，使女性学具有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何把这门学科称为“女性学”，而不称为“妇女学”。

这是因为，其一，这门学科是从性别角度，把人类的一半作为客体来研究，称“女性学”可能比称“妇女学”更科学、更准确一些。其二，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女性”是一个超越社会关系的泛指女人的合适概念。应该说，在当下中国，“女性”与“妇女”两词在内涵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外延上似乎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妇女”多被用来指称那些有一定年纪和经历的女人，或有婚史的女人；而“女性”涵盖的范围则往往要大些，它既可指称已婚的女人，也可以指称未婚的年轻女子，还可包括未成年的少女、女童。

考查一下我国社会话语的变化路径，我们会发现，在近代以前，中国社会话语未受西方影响之时，“女”与“妇”不连在一起使用，也不存在“女性”一词。清朝官吏陈弘谋在《教女遗规》序中写道：“夫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由此可见，“女”与“妇”曾是两个各有特指的词汇。

清末，随着维新运动兴起，“女子”一词在行文中使用频率增高，成为当时约定俗成泛指女人的用语。新文化运动中，“女性”“妇女”两词被普遍使用。大致从 30 年代中后期始，“妇女”一词逐渐

梁启超在《兴女学》中写道：“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的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他还说：“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的程度何如。”他分别使用了“妇人”与“女子”两语。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也曾提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可见，在当时的语境中，“妇”与“女”分开使用较为普遍。

② 1902 年，陈撷芬在上海创立并主编中国第一张女报时，曾以“楚南女子”的笔名，发表《中国女子之前途》的文章。秋瑾在《勉女权》歌中写道：“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燕斌在论及婚制问题时曾说：“男子有保护其妻之责任，女子有赞助其丈夫之义务。”

在使用上相对居于突出地位。如 1937 年以后，各地女界办了不少刊物，多冠以“妇女”一词^①。各地的女界组织机构，也大多以“妇女”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一词的使用仍居主导地位：女界权威组织机构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女界权威报刊为《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杂志。新时期以来，人们比较注重区别“妇女”、“女子”、“女性”等词在外延上的细微差别，在使用上也多有选择。

这样的界说有中国的文化背景。究其实质，对于“妇女”、“女性”、“女子”等语词，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在日本，“妇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没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则泛指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女人”则是对一般女子的泛称，使用上显然有特殊性。

1.3 几种界定辨析

目前，学术界对女性学这门学科的命名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中外学者仍有称其为“妇女学”的。对这门学科内涵的界定，研究界也有着不同的见解。

有种意见认为，“妇女学”是“以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也是实现男女平等，发挥妇女作用的应用科学”^③。毫无疑问，这种界定略嫌狭窄。女性学应该研究“妇女问题”，也应该成为“实现男女平等，发挥妇女作用”的理论指导，但这只是女性学的一部分内容，甚至可以说不是核心部分，把一门学科限定在这样一个范畴内，显然是涵盖面不够的。

有种意见认为，妇女学“研究妇女问题的产生、演变以及妇女

抗战时期，汉口创立《妇女职哨》，桂林创办《妇女岗位》，广州创办《抗战妇女》，重庆创办《职业妇女》，上海创办《慈俭妇女》等刊物。

抗战时期，各地女界相继成立一些群众组织，如甘肃妇女慰劳分会、上海妇女教育馆、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等。

湖南省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室编：《妇女学概论》，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 页。

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妇女解放的性质、条件和道路”^①。这一界说较为细致地指出了“妇女解放”问题的研究范围，但同上述意见一样，仍忽略了对女性自身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究。因为，“妇女问题”的产生、演变与解决，“妇女解放”的实现，是以女性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作为根据的。只有解决了女性本体论的问题，才能解决女性的价值论和发展论的问题。

还有种意见认为，“妇女学”是“妇女研究各子学科综合体的概念”，每一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②，其中理论妇女学的研究对象是妇女问题^③。女性学的确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但它决不是由各学科中女性研究成果叠加而成的“综合体”。女性研究的“各子学科”无论怎样“综合”，也不是科学形态的“女性学”，因为各个“子系统”的“研究对象”都有其特殊性，“综合”在一起的“对象”并没有反映出来。这里，“理论妇女学”的概念有启发意义，但它又有语义重复的毛病，“妇女学”或“女性学”本身就是“理论”，难道还要再划分出“理论妇女学”和“实践妇女学”，显然，这个界定也欠准确。至于“研究对象”，同前两种意见一样，缺乏由逻辑起点的有机展开。

另有种意见认为，应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妇女学”，而“妇女学”的对象是“妇女”，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妇女的存在、历史和发展，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④。这种界定，注意了从“人”出发，较之局限于“妇女问题”为对象，显然是一个进步，更接近本学科的应有的面貌。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其表述对女性外在形态规律关注得多些，而对女性内在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体现得少些。

段火梅、毕滨生、丁娟主编：《妇女学原理》，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丁娟：《妇女工作知识手册》，转引自《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中国妇女》1986年第9期李小江文，转引自《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女性学(Women's Studies)于70年代在美国迅速兴起,它源于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前半期的妇女解放运动。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圣地亚哥大学就拟定了最早的女性学教学大纲,自此以后,女性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般说来,美国学者认为,女性学虽然是研究女性的学科,但并不仅限于调查女性的实况。她们认为这门学科应以对女性在历史上和制度上一直受歧视这一性别上的不平等为基础,追究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宗教、哲学和社会思想根源,使它成为女性依靠自己力量消除不平等的手段,并致力于通过妇女力量来进行社会改变和文化革命^①。美国女性学界这种要求阐明至今不为人们认识的“女性的历史和现状”,要求根据这种认识来“重新阐述和解释历史”的思路是可取的,是有现实动因的。但是,这种“女性学”多少有些“女性解放运动学”的味道。如果能够在学科的对象与范围上,照顾到对女性特质及其规律性的揭示,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的体系性基础就会更加巩固了。

日本学者一般亦称该学科为“女性学”。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任日本女性学研究会理事长的富士谷笃子在其主编的《女性学入门》一书中谈到,“日本女性学会”给“女性学”下的定义是:“所谓女性学,是从尊重女性人格的立场出发,跨学科地研究女性及妇女问题,并以女性的观点重新研究既有学问的一门科学”^②。日本学者把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聚焦在“女性及妇女问题”,力图涵盖女性的方方面面,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界定的问题是,把“女性”与“妇女问题”并列,必要性不大,因为研究女性,必然要涉及到有关女性的各种问题。另外,单独强调“从女性人格的立场出发”,以女性的观点重新研究既有学问”这些提法也欠妥当。女性学研究应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进行创造性阐发,而不是仅仅从“女性的观点”来审视“既有的学问”。

综上所述,对女性学研究对象及范围的界定,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认为研究对象是女性(或称“妇女”),二是把女性和妇女

富士谷笃子主编:《女性学入门》,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同上书,第1页。

问题并列，三是把对象确定为妇女问题。在把女性确定为研究对象的诸意见中，对研究范围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有的认为应着重研究女性的社会属性，有的认为其自然属性不可忽视，有的则认为还应当包括妇女解放道路、妇女教育等问题。对于什么是“妇女问题”，看法也不甚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妇女问题”就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它影响到女性的进步与发展；一种意见认为，“妇女问题”是男女不平等以及如何实现男女平等问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妇女问题”应囊括与女性自身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男女不平等问题。

上述种种意见，对深入探讨女性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第二节 女性学研究对象

2.1 对象的内核

我们认为，女性学研究对象的核心是女性，女性是女性学的元问题，是生发体系的逻辑起点。从这一原生点出发，孕育出女性学的胚胎，生长成该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体系。

研究女性，首先要揭示其本质，这是女性学研究的关键。

女性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从质的规定性上讲女性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即从女性本身来看，从女性和她的条件的关系来看，从女性的将来发展来看，也就是女性的自身属性、女性的地位和女性的发展。女性的自身属性可以分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精神属性亦可说是社会属性的一部分。

毋庸置疑，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生理机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人类产生于大自然，来源于动物界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自然的本能，即具有自然属性。作为人类的二分之一，女性具有与男性共有的自然属性与本能，也具有不同于男性的自然属性与本能，例如女性特有的性本能，生育、哺乳本能

等等。但是，与地球上存在的其他高等动物不同的是，人——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不仅具有其他高等动物所没有的一些自然属性和本能，而且，即使那些共有的自然属性和本能，也是在人类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的印记。这就表明，女性的自然属性早已不同于高等动物雌性的本能，已经是经过长期劳动和社会实践改造，发展成为女性的带社会性因素属性的一部分，在相当的情况下，变成了从属于女性的社会性的东西。因此，认识女性的自然属性，不能脱离女性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仅仅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孤立地考察。先哲们曾经指出，吃、喝、性行为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了。孤立的“女性自然属性观”，必然会变成一种庸俗的机械的唯物主义见解。

女性的社会属性是女性最重要的本质属性。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以及其他各种实践活动，女性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进行。既然生产、生活及其他活动都是社会性的，那么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女性也只能是社会的人。女性的社会性就是由女性后天的社会实践、女性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关系造成的。同时，由于女性的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社会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层次并不是平列的，其中，物质经济关系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关系。所以，女性的社会性归根到底是由女性在社会物质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从事的主要社会实践决定的。

女性的意识、思维、语言、美感、道德感等，是其精神属性，是带有社会因素的精神属性。这些心理、思维、意识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女性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不可解释的，它是现实的、具体的，是由女性生理、心理特征在其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条件下造成的，并表现在其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

女性的地位，是在女性的外涉关系中体现的。地位总是相对于某物而言的，某物就是一定的参照系。女性的地位包括三个方面：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性际关系中的地位。

女性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女性与男性一样，

是物质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依赖者；另一方面，女性与男性同为改造自然的主体，是自然规律的掌握者和运用者，是“人化自然”的实践者。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具有两面性：其一，女性同男性一样，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分子，没有女性就没有社会，没有女性的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其二，女性得以成为女性是有社会前提的，没有人类社会，女性就不成其为真正社会意义上的女性。从相对意义上讲，女性是社会的创造者；从绝对意义上讲，女性又是社会造就的。女性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制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状况的。

女性在性际关系中的地位，即指女性在与男性关系中的地位。女性与男性均为人类，他们之间的处境与位置应当是平等的，不应当有等级，不应当有地位上的差别。但女性与男性之间，由于各种先天和后天的特殊原因，实际上又是有差别的、不平等的。只要这些不平等不涉及女性作为人，与男性一样作为人的社会平等地位，就是正常的。但历史上的昨天和今天，许多不平等现象侵犯了这种平等地位。这种不平等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应该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减小，直至消失。

女性的发展是女性在社会历史中不间断的进步问题，其理想状态是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如何理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呢？首先，“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个动态过程，它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进，不断丰富，永无止境，静止绝对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不存在的。其次，由于女性自身具有相对特殊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因此，女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任何时候总要受到这些条件和需要的限制。这些限制，一方面是约束，一方面也包含着促进。再次，女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决不是以女性为中心，不顾甚至排斥男性以及社会的进步，而只能是在社会的发展中，与男性一起，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价值和个性，最终达到男女两性即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再次，女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善。其实现途径只能是男女两

性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

女性特征是女性的征象和标志，它是女性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女性具有不同于男性的独特的自然特征，有其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即使是自然特征，也已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与文化内涵。因此，可以说，女性特征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地域中被不断地生产出来的。

从古至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女性身体的各个部分——形体，面貌，五官，乃至头发——美的评价不断变化，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人们有时推崇肥胖丰满，有时称赞骨瘦如柴；有时赞赏丰乳肥臀，有时夸奖平坦无奇；甚或把“三寸金莲”奉为女性美。尽管从遗传学的角度认定，女人的形体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却很少有两种形体被作为女性的象征而受到社会的奉承。因此，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创始人、《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成的，是社会文化——父权社会文化塑造着女性特征。

综上所述，女性学研究的对象是女人——现实的、活动着的女人。它要探究的核心是女人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和自身特征，这一特征既有与男性一致的“共性”，也有其特有的“个性”。女性学正是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生发和形成其学科的整体框架。

2.2 对象的外延

在确立了女性学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女性，其内核是女性的本质，从根本上回答了“女性是什么”问题之后，就应该阐释女性存在状态，这是女性本质在表层上的反射，也是女性本质的生长变化点及其存在的现实形态，可以说，女性存在状态是女性学研究对象核心的第一层外延。

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女人，女人之所以在历史上具有相对特殊的存在状态，这是由自然界的各种条件和人类的社会实践造成的，也就是说，女性的存在与发展不能超越自然界，同时又不断地作用于自然界。女性的存在与发展均以社会为前提，同时女性对社会又不